



七人聯句詩記

吳郡 楊循吉撰

吳郡楊循吉

余頃得請將還山中承古直老人一夔存敬公
繩粟夫四刑部約以飲食過余作餞且爲別先
一日老人先來作訂曰諸君明日就具熟食至
不以煩子家烹飪謹謝之次日爲八月二十四
日丁酉方午余與子陽殿撰飯於齋中而諸君
之肴先至僕夫云須散衙時來子陽問誰余告
以故因留子陽請同坐辭曰子勞且少睡以待
之遂去一夔遺白酒二瓶來餉余遂命家人掃

地布席頃之粟天工部適至而古直老人來與之見皆鄉人舊交來接數語廷威戶部又適至廷威同州人也又頃於是存敬至一夔公繩栗夫皆相繼同至而徐栗夫起去將出門余與諸君共挽留之遂復入坐余因白留廷威廷威許諾余起入內廷威上馬去余出不見廷威使人追之不肯還乃罷時日暮雨作乃命家僮出肴核蔬菜陳列几上又令別設一小案具紙筆以待諸君叙坐古直老人黃岩王仁甫南向左位第一工部主事海寧徐栗夫南向右位第二刑

部主事松江陳一夔北向左位第三刑部主事黃岩王存敬北向右位第四刑部主事華亭侯公繩西向位第五刑部主事吳江趙栗夫東向位第六禮部主事吳郡楊君謙西向次公繩之下位第七在會者凡七人酒行自古直老人始以二小銀杯迭迭古直老人不飲趙栗夫以右目疾不飲凡酬酢揖讓之禮皆一切略去初進陳公白蓮花酒此酒甘滑香醇甚可口飲後能暢人肢體不作煩渴故是吳中佳釀也余久不沾酒亦爲盡一二杯以勉答諸君之意時雨漸

連綿大作不已簷滴淙淙然日落天黑市燭久
始至家僮以紙筆進余爲之請於諸君願按京
師例作長句爲樂因復請立一人爲詩監以典
賞罰留馭就請命題以趙栗夫爲之栗夫曰今
對夜雨只此可詠也詩用五言以落字爲韻誠
曰詩只詠雨夜事不許汗漫無干如此者罰酒
仍不准詩聽詩監詳定於是古直老人先唱一
句曰高筵啓秋雨次徐栗夫曰頓爾淨餘煇得
非洗我塵時栗夫初使回故云趙栗夫曰但欲
添君酌堦前渠溜走陳一夔曰燈下簷花落來

連路遂阻入門而雨王存敬曰坐久衣轉薄暫
停得耳靜楊君謙曰忽至今心愕蕭蕭佐歸懷
侯公繩曰潏潏亂歡譁翻盆入杜詠古直老人
曰名亭見蘇作浸深墻可危徐栗夫曰泛滿庭
堪濯徙穴蟻何智趙栗夫曰歸林禽亦樂來如
啣枚陣陳一夔曰響失巡更柝諸公競解帶王
存敬曰群僕皆赤脚積陰已連朝楊君謙曰浮
潤先徵昨良賓坐自固侯公繩曰好主投不錯
决明色猶鮮古直老人曰梧桐意方索滴成老
况愁徐栗夫曰激起鄉思惡吾方利河漲趙栗

天曰我亦思履着試將聽官舍陳一夔曰何如
枕山閣朝街泥想尺王存敬曰漏地水驚勺忙
身夜竊暇楊君謙曰病體涼得藥對酒今則同
侯公繩曰逐事明又各搜吟思已倦古直老人
結之曰願且更束約是爲聯句古直老人爲之
終始凡三巡而畢共二十一韻爲句四十二爲
言二百十爾我交評咸以爲佳詠無一字可易
方聯句時一客秉筆構思則有六客無事一巡
詩至須待二三刻余以爲不樂乃僭立一令裂
紙如掌闌者七紙請於趙栗夫曰聯句未至時

請各自述一首述不當者君詩監主之趙栗夫
曰諾余乃以六小紙散諸君之前而自留其一
時徐栗夫先成曰黃金臺下雨聲稠白玉橋邊
水亂流戀闕思親情更切不堪今夜故人留陳
一夔次成曰自笑馮郎老更迂故山田舍半荒
無縱然麟閣在平地未有丹青畫老夫王存敬
次成曰七賢言志一燈前次到迂夫獨篋然食
祿十年官再徙不曾留得買書錢楊君謙次成
曰長揖諸公從此辭病人筋力自家知如今只
把醫方看做得功名也是癡古直老人次成曰

秋雨繞簷聲滴滴夜堂燒燭影輝輝自憐王粲
身飄泊白首人間尚未歸侯公繩次成曰馬蹄
日日走紅塵自怪微官繫此身滄海烟波無限
好未歸真是不如人趙栗夫次成曰苦憶東南
山水隈已無情緒走塵埃何人先自清游去我
有青鞋亦共來諸君自述旣周是時雨益甚不
止而聯句猶未成諸君各作此自述詩與聯句
無妨始甚樂余復以一詩未盡諸君之興乃列
作七闌著盤中置几上諸君訝問何爲余笑曰
此當尤樂耳乃請於詩監趙栗夫曰諸君七

當互相贈答以闡爲定諸君拈之於是古直老
人首得贈楊君謙徐栗夫得王存敬陳一夔得
趙栗夫王存敬得陳一夔侯公繩得徐栗夫趙
栗夫得侯公繩楊君謙得古直老人拈旣定乃
請乘聯句之暇各爲之聯句到則復輟而爲聯
句句成付肩下客而爲贈答詩誠勿誤公事於
是徐栗夫遂贈王存敬云根在丹崖葉在吳百
年鄉思豈能無對君欲贈平生意愧乏一雙明
月珠存敬答云問字纔休已駕車我來還復挽
君裾留連未說鄉情好今夜詩壇正要渠栗夫

平黃岩人徙海寧亦吳地次陳一夔贈趙栗夫
云菜市街西新卜居荳棚瓜蔓共蕭疎胸中富
有書千卷誰笑家無儋石儲栗夫得詩仰面撫
掌大笑連稱妙甚衆客傳觀皆賞以爲雅製栗
夫荅云風流故與時情別樗散偏於酒趣深未
老便懷投綬計知公天性在山林時一夔雅有
長往之志次楊君謙贈古直老人云草聖詩狂
兩得名家歡喜老先生翻嫌邵叟身多累愛
把車兒礙散行古直老人荅云文章真可擬前
賢江海知名已十年手裡長篇許贈我老夫今

夜不能眠次趙栗夫贈侯公繩云瀕洞胸中一
事無世情官况兩蕭疎野人久坐春風裏已覺
年來鄙吝除與公繩接誠如在春風中公繩荅
云三百人中子實才兩年書牘共秋臺自憐茅
塞無除理却謝先生爲我開次王存敬贈陳一
夔云君家垣西低草堂常有數斗白銀漿五十
官卑人不識時時詩裏吐虹光白銀漿即餉予
者存敬詩師江西一夔荅云梅黃詩句可爭能
素操兼看冷侶冰他日期君何處是龍門寺裡
一枝藤次侯公繩贈徐栗夫云建安詩派流傳

遠驥足曾馳七子中夜雨燈前成解逅一談一
笑得相同二君同年進士栗夫荅云山思天竺
連峰碧鱸憶松江出水紅兩地相過殊不遠他
年杖屨可能同古直老人贈楊君謙云秩宗聲
譽滿京華壯歲詩文老作家病後愈加才力健
不教天上草黃麻君謙荅云誇世不過持爵祿
綴文亦是弄時光但求身健無災病編緝閑談
勝草黃諸君贈荅交錯皆欣欣然有樂色此皆
發於余也然是時聯句尚未成雨尤不止天已
近四鼓諸君亦且倦余亦起行趙栗夫陳一夔

皆倚壁坐於地群僕亦哄哄思去馬且鬪鳴余
雖倦困然能勉強奉談笑願終餘樂未嘗有一
念思睡也已而詩亦就諸君遂起而皆戴雨帽
岩岩而立類畫中古人余揖曰謝諸君謝諸君
趙栗夫獨曰吾再三四日復來與君別遂皆去
古直老人獨留余齋中宿余亦倦遂別老人入
內臥去明日余起與古直老人飯畢舉筆作記
而雨尤下如故方留古直老人再話會王存敬
遣馬來迎老人老人亦遂去余始得酣睡半日
至夜始覺甚快雨乃霽又明日記成回思前夜

吟話纔隔一日遂成往事矣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八月二十六日病子楊循吉記

王古直

以

謝

敬

徐栗夫

栗夫

陳一

古直老人王先生仁甫以字行善草書作詩為長沙學士李公所重自壯時遂不喜世事人以為有仙風道骨晚歲喪妻遂不娶獨居二十年李公贈詩有云長安信脚自來往醉醒不記東君誰則其風度可知也先生今年五十七歲而神完氣實持論鑿鑿有壯夫氣初客侍講謝鳴治家鳴治去遂客王存敬家鄉里諸君如黃汝修武選戴師文庫部皆迭相延接此固先生之賢而亦黃巖風俗之厚也余嘗問先生亦歸耶先生曰吾歸則惟有里胥立門外相候耳何以

歸爲先生平生善飲後以下血疾遂與杯勺絕然神韻高遠固風塵中一清真也

徐栗夫名寬杭州海寧人成化十七年進士家世喬木博學有操存溫溫言動與坐終日不厭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臨清管磚廠余自登第後奉差至浙遂與君遇君亦見余遂如故人然余亦傾慕君久矣承君留余至衙中出佳酒饌飲余與余談浙中山水之勝云理華洞最佳君往必宜遊之留連竟日別去後余至杭牽於公事但得到西湖上諸山及天竺靈隱而已然亦

一認即歸不復能得其味所謂瑤華洞者竟負君言不得游余可謂俗客矣後余事畢北還至清河則以水枯取道自穆陵關出德州來都下不及與君會臨清余至工部未久復差至保定取道至臨清迎老母北上則復見君與君宴會者無算保定知府陝西趙儲秀前曾爲御史巡按山東與君交趙公妙於理學嘗與余談及君趙公曰栗夫極有工夫趙公特雅重君焉今三年事滿受代赴考當別除余方以功名期之而栗夫乃云將給假還家座中客問君當明年來

耶君笑云來未有日諸君不信余獨然栗夫之言蓋栗夫與余言舊矣栗夫曰若游山君來浙吾爲主吾來吳君爲主然不知余病人此歸可得稍健隨君登陟否人生得游奇山水亦是福緣所招不敢必也君是夜談謔甚多雅語不能悉記可惜也

陳一夔名章松江華亭人與蘇去二百里耳固鄉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今爲刑部江西司主事進階承德郎矣君雖在吏鞅中實不爲名利所奪其中介然有自立志而爲人平易質實初

視之若不與人親及交接殊無町畦與王存敬趙栗夫交甚厚若兄弟然無一會不俱也君好作詩醞藉典則時有真詣語如詠秋懷云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余以爲自然妙句君語余云作詩須發得自家意思出乃佳余久有此意口不能道得君言遂添一悟境君今年才五十文字中常有歸思君亦崛強每遇事不可意必云吾只不作官乃已耳其心能輕功名如此嘗過余問病亦微露山林之志聞君家有別墅在居城外種樹養魚又有田可耕足可

樂矣人生事亦何能已耶故是夜君作詩田園
意屢見余獨知之趙栗夫王存敬侯公繩亦不
爲訝趙栗夫贈君詩云未老便爲投綬計知公
天性在山林余笑云一夔未去若據君言則是
一夔即今就去也栗夫戲曰吾欲促其去耳筵
中爲之一噓

王存敬名弼與古直老人同鄉成化十一年進
士初除溧水縣知縣以政事聞取回遷刑部貴
州司主事君早有詩名在士大夫間余爲舉人
時得君詩讀之謂君才思豪逸不可當恒慕其

人未得見也後獲會於趙栗夫家遂定爲友余
初得知君詩及旣交乃始得君之爲人人惟道
其詩爲可嘆也君忠信醇實神凝目定深沉有
才度觀其中所料人事不失分寸余以爲君一
味從容可負荷大事蓋理繁而不亂遇重而不
驚者須此輩人也君亦繆愛余文字余文字何
足當君之愛君則誤矣君近以差將出待所與
同事者未去故連日得暇嘗過余病中談故事
甚悉余不覺移席近君傾聽君又欲讀書余謂
其漢好文章君云吾讀書意不在學作文章也

君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君詩師山谷故多拗句造思甚苦與余初見時詩骨格稍不同

侯公繩名直華亭人與徐栗夫同年進士凡待選者將及五年而後授刑部河南司主事與趙栗夫同司初君爲進士時余訪君於安福寓樓一見君知爲君子及君既官後余復兩差出不得恒訪君余在都下日少及差還性又懶詣人嘗不得數數余自知其過然懶已入骨不能改也京師酬酢旣多又開目則有塵土騎馬往來稠人中殊無趣向余性又不解記路及人寓處

皆驟在驟易非久在京師者雖問得不能記也余嘗作手摺疏之然久亦不耐遂亦廢而詣人家門下問人苦無徒僕僕亦作南音對人人荅之殊不肖了了京師人欲得官人自問乃肖樂言余以爲難故多失禮於人受人刺有所未荅則終日念之而京師以此爲禮最重至係喜怒余深知之然恒延緩不能盡一一辦也余以爲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亦惟恐客入此有何意哉故三年來惟得詣侯君者二余以爲遇侯君未厚而君自余初授主

事時臥病在家即與一夔存敬栗夫來賀留連
入夜乃去心竊以爲君過遇余不敢當及會後
余病加益不出門未嘗遣一介持數字謝君而
近者存敬諸君初欲來時余未嘗敢望君至及
至則君亦在余益德君君真厚德人也君和易
自然無貴賤長幼宜皆知愛之趙栗夫贈君詩
以爲如坐春風中誠然誠然君向與余會趙栗
夫家時亦有一夔存敬同在相與談詠時將及
雞鳴未散君次日當引囚例必早入朝候事而
君未嘗有先去之色及散遂上馬朝去衆皆以

爲難及諸君言君每會必陪人坐雖甚久不去
處處如此推此一事君之存心近厚可以見矣
趙栗夫名寬吾蘇之吳江人長余一歲少以論
于稱於吳中成化十二年與余同中應天府鄉
試君第十六余第十八鹿鳴宴上余與君俱坐
於東序余席正在君下見君風儀秀整可愛時
君年二十一歲余年二十於是日爲會君始次
年會試皆下第入太學亦不甚數數後皆告入
南監而余後君至君時已有名六館中籍甚而
與寶應朱存仁居近而游甚密余未來時存仁

已與君恒談及余待余之來及余至則與君存仁無一時不偕成賢街皆列植楊柳望之如畫太學前後皆山水可游余是時又得存仁及君爲之結交常時相與登臨吟嘯以爲甚樂蓋粟夫之與余交善起此君初至監時祭酒今吏部侍郎晉陵王公雅重君余後至監未久而中書舍人今兵部郎中李先生尊丈以書來達王公以循吉之名薦余殊不敢當王公乃召余與君及楊方正三人就試皆蒙王公稱賞列在高等方正豐城人也後王公以余二人年少每致引

試余遂得隨君齒於人君文章自是一機杼豐贍秀潤滾滾數千言不難而悉有思致方正之文鋪叙謹嚴能於雅淡中出奇皆余之所不敢望者後余先送存仁還淮南次送栗夫還吳江而後揚方正送余還吳中是後與君遂爲契交次年爲成化辛丑余與君北上舟相前後及試禮部初場君宿於余館中以入余是日以燭不繼文卷被奪不得與君終試開榜日君第一先一夜余使人特爲君候先得之亟使報君是日小錄載君論江洋層迭傳之京師人以爲近年

所未有也是試吾鄉翰林吳公實為君座主吳公初得君卷大驚不意為吳人也及拆墨乃知君而君平日未嘗詣吳公故不為公所識吳公德望重天下其所品藻則為佳士而君一日遂見知於公公可謂善知士而君可謂得所遇矣會試合天下之士每科不下四千五百人而吾蘇自近年來甲申科崑山諭德陸公第一壬辰科則為吳公第一公長洲人也乙未科吳縣翰林王先生復第一至君為辛丑科君復第一蓋連十五年之間會試榜元出於蘇州者有四人

科目之盛無以加矣今三公皆為館職而君獨否人以是惜之君為人簡易明白與人接無所留隱每以已意自行於人喜愠不計也至其久自持愈堅人亦自信之君讀書了了見古人著述意自恨下筆不及此乃余所以竒君也君今為刑部河南司主事

楊君謙名循吉為人多病病已十年矣其病為心腹中癥瘕發則終日鬱鬱然膨脹日不能一飯夜則不能卧翻覆甚苦少亦好蓄書讀一卷未竟又讀一卷故至今不能記憶人問之茫然

無可答也字甚拙爲詩以求去澁去晦故多俚
近爲文章亦然好靜坐亦不得調心法然亦因
是於生死禍福事得以少定其心觀古人功名
事亦心喜之然自料人物卑下不能爲也又其
性多急不耐事事有觸意則思遁逃山林以避
之而其人實無他能獨抱竒病在天地間悲夫
既叙諸君於是自叙

會中勝事附

兩栗夫

徐栗夫

趙栗夫

三同鄉

古直老人王存敬同鄉

陳一夔侯公繩同鄉

趙栗夫楊君謙同鄉

四不

受酒不揖

入座不讓

得謔不怒

至酒不狂

五難得

良會難得

合席人難得

蓮花白酒難得

鄉談難得

雨難得

六供事

褚先生

墨氏

筆奴

硯子

杯兒

燈明府

七人各占

王古直老

徐栗天髯

陳一夔性慢

王存敬短

趙栗夫面白

侯公繩口吃

楊君謙病

一大奇

六人皆官而古直老人以隱者野服居首席

七人聯句詩記

無句詩

三

大入經分精信

不取信言

抄

病逸漫記

陸 鈇 鼎儀 撰

三里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地形高通
州六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但有一二處走
沙

大通橋去通州四十里地形高通州五丈置十
閘方可行舟

欽天監每年二月初一日進曆樣十一月朔頒
大統于百官 進內有

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壬遁曆又上吉日一

病逸漫記

二紙每月粘一紙於宮門御賜諸王有中曆各布政司則皆禮部降鑄欽天監印以造曆遍及民間無欽天監印者爲僞造律處斬八月聽選監生素慶祥江西袁州人進一本內言 朝廷賞賜過多所入不當所出刑部尚書董芳不能執法折辱屬官又欲簡慎知縣正本清源從學校胄監始黜去衰老以止食污起用高明夏埏張元禎羅倫奏入 遠東華門外打五十

內閣商輅等上言六事節財用開言路飭邊備

足邊餉重地方慎刑罰

雲南鎮守太監錢能獻金銀結絲燈

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爲雷震又疑官人欲毒張后 馥中上予嘗遇雷太監質之云皆不然 盖陰證也

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溥東西鄰謂溥曰王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 嚙之

上初即位王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牛倫輩皆易視之及 仁壽太后又嘗

欲見 上於東宮爲倫所阻以故交惡之遂
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上即位詔并下獄黜
爲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與力焉

徐有禎初名理 正統十四年有南遷之議內
中甚惡之後吏部擬進輒不見用遂易今名
博學能文辭任智數 天順元年以復辟功
陞武功伯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諸學士
草復位詔有禎獨不署 已而 上問故有
禎乃別挾詔草以進內有云豈其監國之人
遽據當宁之位等語蓋謂 景皇帝爲篡也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
有禎度不可言將入對給學士薛瑄云予苦
多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
瑄以爲信於其語半時其後有禎即大聲曰
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對
即以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而罷

英國公張輔坐五軍營襄城伯三千營武靖伯
趙輔神機營寧侯朱永定西蔣琬團營冬夏
每月操三日春秋五日間操一月共十五日
錦衣衛校尉五所約八九千人二十四監催事

二百五城巡城五百東西敞共二百朱指揮
一百表指揮一百巡店三十名上直每番連
官共五百二十力士五所將軍一所清軍所
達官

太僕司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
三年一易孳生馬匹一牡三牝爲一群一歲
產駒三匹三年差內官車駕主事太僕少卿
各一員印烙俵散其送至寺者則給與順天
府寄養每歲江南北共納馬二萬匹江南折
銀十兩一匹歲收烙馬一百匹印馬駒用種

字印大馬用江字印 遼東養馬皆恩軍

國初以富民充專養馬匹不以征進 馬毛
稀秘而齒少者是老馬所產馬眼光照人見
全身者其齒最少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
短其齒愈大又云識馬有病與無病取其毛
附手掌中相粘者爲無病少鬃有病

景泰帝復謚恭仁康定景皇帝

清寧宮本太子所居之宮今皇子既冠者皆居
於此

武昌多山田畝稅五升歲辦杉木板牛皮五百

張蓮肉細茶

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幾何劉公應聲曰廐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洗不得也聞者爲之絕倒

京官有守領官者得稱堂上考滿得單引不出考語其餘如庶子諭德等皆出考語又給事中除職事相等得前後通考御史外除則不得通考有司官考滿至部如戶口不增者送問清軍得三分以上者得陞其餘雖錢糧未

完不在問例

迤北進貢者待之加於四夷順天供床褥禮部置酒宴光祿人日供米一升肉一斤酒半餅又欽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羊一隻米五升酒若干賞賜頭目十六表裏加賜織金其餘各兩表裏又各衣一套鞞襪全馬價高者三表裏次者二表裏其羈留大同者取萬億庫錢糧供給萬億庫錢糧頗爲大官侵欺以馬草爲名軍士所得者少而官入已者多

光祿寺教坊司皆禮部支糧教坊支糧者七百

餘人光祿行移俱以手本至禮部部爲轉行
科以手本至順天府轉行蓋光祿六科皆內
府衙門故也

尚寶司凡所領寶璽凡十二顆第一

皇帝奉天之寶郊天齋醮用之 第二尊親

之寶上尊號用 第三親親之寶有大小二

顆 誥命之寶 勅命之寶 廣運之寶用

之最多勅命遠去者悉用一寶封識其文云

丹符出驗四方見寶皆內尚寶監女官掌之

通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

請 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
歲終尚寶司 進數目

白浮泉今入清河一畝泉在甕山後已塞甕山
下玉龍雙龍青龍等泉入西湖經高良橋注
皇城濠一自西而入內一自東會入通惠自
通惠四里至慶豐慶豐十一里至平津慶豐
地形高平津一丈許水陡絕故平津閘開則
慶豐河身立見議者欲於慶豐南添置一閘
又云濬慶豐河身然濬深則兩淮易至恐不
若增閘之便平江伯某盡力欲通舟左右多

阻之或云道士仰彌高爲上言黑青之出爲
濬河之故或云通河則西湖田不可種故權
貴止之迄無成功

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
麟之地

張子房墓在壽張當再攷

張秋舊云景德鎮 西鄆城曹州定陶以至金

龍口 正統十三年河決處

禮部選駙馬同司禮監太監欽天監官筭命錦
衣百戶視其隱駙馬曾聘者聽其所從

鄭村壩以鄭當時得名

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楚府秦府次之楚府昭
王 太祖高皇帝愛子田地最多故富其他
如韓府襄城范德最貧至有喪不能舉衣服
不能完者

漢時封王止以皇帝所生之子爲王王之嫡子
世爲侯其他支庶皆同庶人但免其徭役今
王之子爲郡王郡王之子爲鎮國將軍自此
以降凡六等至其末世爲奉國都尉故不能
無窮迫之弊

王妃之婦駙馬之父俱為兵馬指揮無祿

母雖以子貴然嫡母在則不敢並封生母未封

則子婦亦不敢受封

三年須知考退官老疾者同致仕例罷軟與素

行不謹者冠帶閑住但有冠帶無品級一應

服色儀仗皆不得用有賊者為民

將軍馬日給料四升草十五斤校尉以下馬俱

三升選將軍身長五尺三寸擔城塼十塊重

四百斤方為中式隸錦衣尉月食米二石總

旗二石五斗侍衛二十年以上得冠帶

此係詔書

事例不其數幾千人每千三百二十四人其

為常格四十八人身幹最長分兩番侍立奉天門東

西各十二人其餘布立丹陛左右

廣平侯袁瑄總領宿衛 忻城伯懷寧侯輪直

宿衛九門凡十八衛內外開閉 園子手二

千六百作兩番指揮八人日輪一人銀牌一

千多少 校尉五百三十將軍三百二十四

侯伯以下帶仁字號金牌將軍以下帶智信

等號金牌其餘帶銅牌雖名金牌亦以銅為

之其銅牌較長

各處之巡撫都御史摠兵叅將等俱請雙馬或單馬或雙船單船符驗先後兵部題本得旨車駕司以手本送尚寶司尚寶司又題本得旨然後給與勘合起送印綬關領他日繳納又從車駕司送尚寶司類繳其餘小官出行但以車駕某字號符驗從會同館起關其符驗隨繳入車駕巡按御史出巡領印與領雙馬符驗行移同

五軍二千神機團營軍共二十五萬之數軍各處輪番有三十萬之數團營十二萬爲精軍

南京不過四五萬之數 鎮江除京操不滿百名

天下歲運米至京師有四百餘萬民糧不在數內

南京御史刷卷清軍皆從北京都察院進本點差遣人賫印送去

南京飯貧米領於光祿寺內官主之其米悉皆白糧

京師去年七月有尼妖 遣內官汪質山至灰廠中拷訊之後即以爲西廠伺察陰私今四

方以妖言見捕者日至其來未艾以妖尼爲禍端南和縣執獲一人名王英者能行鐵布衫法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收草料每一房用太監三人每草一萬須用銀二十兩其馬數不許查理亦曾有人進本乞查馬數問發充軍

通州五衛通州衛係在京衛分其左右衛并龍武等衛皆是外衛

通州秋青草自正統十四年其積草爲虜所焚自今天津八衛打秋青草遂以爲例

在京倉糧每月放二十七萬石內承運庫每季散軍職折糧銀十二萬兩其軍職通計二萬七千有餘

高季迪撰蘇州府上梁文爲御史張度度廣東人所奏劾與知府魏觀俱罹極典

鞞城北甲乙丙丁戊五庫與天財承運等庫職罰銀香料等項最富鞞城內文華殿南是內承運庫以藏銀絹除歲用外其餘皆入內女官庫雲南各處礦銀各開辦銀若干各入女官庫其各處折糧銀有一項入太倉以備邊

用歲送西北諸處三十餘萬兩

景泰廢儲之議有廣東指揮王弘發之其謀出於江學士淵當時詔草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乃江文淵之語天降下民作之君則陳循之言當時以爲妙對後文淵家居與揭侍郎家爭田不勝遂訴於朝其中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實有以發之發之以自邀功可謂自實其罪者矣

英廟復辟群臣奏請建儲初云復立元良蓋專言今上王文之子改云選立元良後迎湘

之說實基於此豈文等自以罪逆深重無面目見上故妄意欲選立耶可謂自取誅滅矣

正統十四年駕幸土木成國公朱勇軍駐鷓兒嶺有旨徵還勇以虜薄嶺口我軍一撤虜即至矣上不從遂內徙虜至駕陷時駕下營平地四面皆山

兵部尚書鄺野一日與恭順侯吳某取五軍軍數恭順聞於上鄺走謝以軍之數非外人所預知此祖宗舊制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北虜以六騎犯河間時都御史陳鑑御史姚龍等應赴失期合城宵遁渡滹沱河斷橋結三營以待舍堅城而屯曠野可謂無謀之甚矣城中留者惟七十餘家景泰七年征銅鼓等處苗蠻兵部尚書石璞總督軍務工部尚書王永壽提督軍務侍郎一人太監六人郎中二人摠兵方英以京軍千餘至南京發將調各處軍八萬征進中軍都指揮董梁以五哨從公入進其苗民所居凡十四寨每寨二三千人大率柔脆之兵遠勞

天兵所費過多非所宜也

景泰七年黃肖養反肖養以強盜禁廣州獄時有無賴子弟若干人繫獄獄吏與之索錢不可得盡寘之極刑與肖養同處因相通謀置兵器于飲食中後劫牢出嘯聚爲亂有都指揮王清被擒嘗臨城勸降肖養所爲詔文疑出其手後死以陣亡聞亦在褒贈之列

修撰岳正字季方之入內閣太監牛玉所薦也墓志作王翱薦正友某指揮與牛玉善故數稱薦正於天順元年五月十一日入閣先

一日英廟召至文華殿喜其北人又所親擢第三人令與呂原等協同辦事入閣僅一月前後宣召無虛日正欲以天下事自任即語上欲乞解曹石兵柄上令往諭之正即親往道所以保全之意石駭之詔上慟哭乞哀上云非干朕岳正言汝二人有謀反意故爾由是二人怨正

是月某日有人於左順門進一本假給事中李秉彝出名內具訐本曹吉祥徐有禎等數人善惡內云曹吉祥之權不減王鎮而曹欽之

惡不減山林獨石亨不與時有禎閉住吉祥怒令京師大索且勒上榜示必得其人逮捕至者頗衆正自云與呂原許彬諸人勸止羅縉都御史其愛妾石亨之妹也縉外除以亨爲內援且以銀千兩賂曹吉祥求轉京職吉祥云此易事但欲汝陰索徐有禎事來告不患不得也羅竟無所報

岳正之被黜也頗以饒舌之故上嘗疾視之曰岳正敢多言乃爾耶後以家事田畝之類爲曹石所懇出爲欽州同知尋以逗遛發充

軍曹石敗滅放回原籍爲民

五月初九日罷西廠 上使御馬監太監汪質
即西廠審問妖尼遂以校尉百人與質專以
伺察爲事而百戶韋英爲質鷹犬遣人四出
所得贓吏一二然自達官以下許先報後聞
凡文官無辜受其屈辱者甚多御史黃本以
道遇韋英失敬遂爲英鞭撻不可言左都御
史李實迎候風旨惟恐或後復與英結爲父
子恬不爲耻自後尚書以下人人自恐至內
官黃暘等亦受害迫暘等撫內閣商幣等及

六尚書同日奏質年幼不識世務韋英奸惡
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政體即日令革去西廠
官校各回原衛着役汪質入內十二日着黃
暘過南京陳祖生降一級往鳳陽十六日調
尚寶卿朱輝爲四川某府同知汪景昂等四
人爲禮部郎中等官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爲漢府所諧蓋 太宗初
有易儲之意而高庶人實覬覦之故也於是
使給事中胡濙往伺察之 仁宗令書其不
軌事以聞時梁潛黃淮楊士奇等皆東宮官

善於保護教太子守禮法而淡亦不敢曲意
上承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孝親上意稍解
後終見讒乃徵諸東宮官悉下獄士奇引咎
得免黃淮等繫獄十年潛語家人云此長麻
線也不足多慮後竟被害

修永樂大典亦宋朝修冊府元龜之意

弘文館在大內之西 正統時始革去黃淮金

問嘗直事 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

林院官充選時章后在內批云如何不見居

外賢良以 旨赴弘文館於是劉球等幾人

自部屬進次經筵

京師通州兩處積米除每歲支用外餘二千餘
石可六七年之食

偏頭關近檢林寧武關居中鴈門關在東

國朝以漢中府隸陝西瞿州等衛隸湖廣者所
以分全蜀之險山西磁州千戶所在河南界
中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所在山西境內亦
犬牙相制之意

戴村壩以分汶水出龍王廟口入運河埭城埭
以分文水入洸河出濟寧金口壩以分泗水

入洸河出濟寧水利主事衙門在寧陽
東宮官典壘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
余初在內書館教小內官使吉提督因識其
人亦一溫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
方正雖儒士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
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
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
軍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
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

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傷財爲左右
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
經而吉適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
自攜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乎曰否吾才讀
孝經爾其見畏特如此 東宮出講必使左
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 東宮官云先生喫
茶局丞張端頗不爲然吉曰尊師重禮當
如此姑記此三事以傳後人

郭鏞山西人美儀表嘗習舉子通詩經自腐於
進取從太監張敏今殿下衣服飲膳皆鏞幼

所服事云

太子三加初折上中二遠遊冠三九旒冕

景泰帝之崩爲官者蔣安以帛勒死

太宗賜教庶吉士曾子啓等二十八人督責甚

嚴嘗親爲試誦一日令背捕蛇者說莫有全

誦者詔成邊而貸之令拽大木啓等以書訴

執政執政袖書見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

黃鉞常熟人與胡濙尚書同榜進士以給事中

養病家居永樂初元徵赴京至半途投水

自溺

王觀安慶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丞旨靖難兵

至南京金川門觀走死一妻二女俱被執有

旨配象奴妻詭言避難時將有金銀若干寄

城外某至親家湏吾母女去取方與不爾必

爲其所匿象奴利其物因與俱往至城門市

人填隘妻云吾毋言當以衣裾幅相結恐相

人中相失不便奴許之因固結之其二女亦

不解母意比至江側遂繫二女同溺水死

宣德六年造北京禮部正統四年作北京城

樓六年仍作兩宮三殿

保定劉先生丁憂禮部題本葬祭 聖旨不准
終喪劉辭二本謝 恩明日賜四表裏銀五
十兩米五石鈔十塊羊四羴酒十瓶差少監
送至其家

賜以顯
氏文房

病逸漫記終

新倩籍敘

吳郡 徐 楨卿撰

余少何延大人之惠幸弛負擔緣經術以舉諸
生竊不遜與從事二三君子之末斯人俱有髦
雋材噐角名文墨中居止暱近相與競驩密樂
締金石之固要在不遺吾願識其成言其就白
頭迺究耳但羽翮各蓋靡可品列茲在身後自
有權度之區因綜核志行緬緝如左貽之將來
俾可考焉

新集

唐寅字伯虎雅資踈朗任逸不羈喜翫古書多
所博通不爲章句屬文務精思氣最峭厲嘗負
凌軼之志庶幾賢豪之蹤俛仰顧眄莫能觸懷
家貲微羨而饜習優汰不能自裁日以單瘠踣
然處困嚙杯對友引鏡自窺輒悲以華盛時榮
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恐世卒莫知沒齒
無聞悵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恤賦以自見又
嘗自論曰嗟乎唐生何志之肆而材之縮邪若
使剖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曜也素伉於

意氣怪世交鄙甚要盟同比死生相護毋遺舊
恩故長者多介其誼槩云

系曰有鳥驕斯高飛提提飲擇清流棲羞甲枝
傲蕩激揚操比俠士超騰蹕詭又類君子長鳴
遠慕顧命儔侶猥叙苦辛仍要素辭與子同心
願各不移恒共努力比翼天衢風雨凌敞永勿
散飛天地閉合迺絕相知

文壁字徵明篤好據古洽聞舊事善議論學者
咸高之性專執不同於俗不飾容儀不近女妓
意淡薄儔類有小過時見排抵人有薄技亦往

往歎譽焉述造勤工常矯諸友曰君等並持欵
說而壁獨操翰自苦譬之駉驥泛駕蹇牛負輓
誠不可共語也與諸生朱良育善良育亦卓雅
通古謂壁曰夫祿不能代養榮不能庇身時逝
日莫將愁厄之不勝子其計之壁曰否否命不
可枉時不可忽人生寔難不勤何獲柰何計經
經之憂反不困邪子行矣無戾我圖異日當不
苦余言也良育竟深賢之余甚偉其狷志賦詩
以廣之云爾

陸生茨蒿中芬臭不相連朱紫本異色觀者苦

自眩憤憤世俗間方類千萬端君子尚貞詭薄
庶好驕揚磁石能引鍼砥礪乃獨堅鸞鳳不從
羣何況於高賢含和而不同聖哲所稱焉飛蠅
惡熱羹勗哉復何言

邢參字麗文爲人沈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嘉遜
城市不急榮祿貧無恒業嘗教授鄉里以著述
自娛無所干同人皆尚之參志旣高而材學精
美多屈士子僉以參之淑懿有四焉養和靖躁
汪汪德心恬怕處約一何潔操文優氣柔君子
之思奮槩履方恂恂誼士近之不厭遠之有望

是豈爲人者乎余因作歌以申歡慕辭曰

雲中鵠子鳴且蜚三三五五將焉歸歸在外野
獨徘徊從朝無梁暮不炊於何求乎蘆之漪我
將往饋羹中魚將子不饑兮我心愉

張靈字夢晉性聰慧善習技巧家本貧窶而復
挑達自恣不修方隅不爲鄉黨所禮惟祝允明
嘉其才因受業門下嘗作文以勵之關涉篇籍
能潛識強誦文思便敏驕曼可采但恨生命逼
苦遭歷艱困禍殃紛然內無僮僕躬操力作饔
殮不繼父母妻子愁思無聊偃息弊廬喟然長

獻結心鬱志不遂所懷然不能感激立節君子
有所嘲焉其詩曰

咄咄張豎生時命一何迫窘狂趨欲何之家無
斗石儲爲汝戚戚復戚戚撫畜老幼當從何須
晨起弗躑躅且往探藁貲空負文史腹腸枯竟
奚爲寒冬十月裏無重襦短褐聊庇形豈有貂
氈之華衣杵臼不聞舂稚子前告饑寧逢猛虎
鬪安忍兒女啼倉浪之天弗用信之賢愚混厚
薄若何徒區區芝蘭輒爲草行當墮塵泥悲哉
悲哉令人瘁思昔在原憲環堵蕭蕭如仲蔚高士

蓬蒿閉居尚繼厥後賢名並驅亂曰湯湯黃河
一何深百尺蟠蛟中夜鳴爲君趣車馳洛京思
將誰從邈無朋飯彼莠芋終何以聊生

錢同愛字孔周早負才惠不受俗訓善文采夸
飾修容軼蕩簡闊雅爲士林所獎嘗挫溺於時
意氣激揚眇然有青雲之思庶騰顯美志爲終
身名惜其不遂迺專精古學諷閱傳記心朗性
明目涉知義彊力自振學有浹洽將沈蓄英華
秀而求實綜成名言貽之同好而已唐生甚信
篤之常謂人曰夫健駒昂昂終爲遠噐况志士

少壯奚能有量哉類嘆其知言云歌曰
鑽火木見毀策名神亦疲豈不踰食膽健子甘
如飴匪爲甘如飴男兒寔難爲賢者恤身後愚
夫貪厚貲人生各有重定志靡可移

新倩籍終

近言 十三篇

奉訓大夫知全州吳郡顧璘撰

尊道篇

或問天地之道曰視太極問人之道曰視天地
問聖人之道曰視人道曰盡乎曰盡矣然則異
端之教紛然譁于天下者何哉曰流矣也古者
包羲氏作始畫八卦洩天地之秘類萬物之情
於是文字興焉而道統之傳立矣可以修身可
以治人可以利用孔子所舉十三卦
制器尚象之例是已烏覩所謂異端哉其後黃

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迭興守而傳之教明法
立無有異說奸乎其間於時怠棄三正則有誅
讒說震驚則有刑雖有暴行邪說不敢起也周
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百家衆氏之學始興
孔子孟軻起而闢之卒不得絕無其位故也後
世之害佛老爲尤甚儒者世議而日排之亦勤
且力矣惜乎不揣本原獨舉吾先王之緒言瑣
瑣然與較曲直彼且嘒嘒然交辯而求勝卒使
聖人之道降而與之爲敵此吾儒之罪也盍使
之觀天地之所生包羲氏之所作果孰始乎是

謂本也物無二本則吾儒之道源遠而至當獨
尊而無敵異端之道皆後世流妄者也執斯言
也雖有悍夫不得不屈雖有孺子不能不覺吾
何以多言爲哉且佛老之師聖人之罪人道之
妄也今之爲佛老者又佛老之罪人妄之妄者
也吾儒者不稍寬其始而務急攻其末故其辯
滋甚聖人曰虛老氏曰虛而無聖人曰寂佛氏
曰寂而滅學道之偏其流妄固至於此老氏起
於周末其始或亦本於隱君畸士逃山林養性
命者之說佛法當漢之衰始入中國本生於西

夷無文字之學直達本原其始不甚相遠也百家亦皆有之申韓之慘刻儀秦之縱橫其始固亦本於刑名者流大行人者之說其流妄之禍至於殺身滅國而不能已後之人懼而息焉二氏之不息者其禍隱也秦漢以後先王之教既衰塗之民不見吾仁義禮樂之澤而異言者又無禁於是其徒駕其寓言奸智詭術愚不明之民以罔衣食廢人倫竭財用滅聖誣天肆行而不知顧其師之言則虛無寂滅止耳其道則苟私其身止耳豈顧其害若今之甚也哉故曰今

之爲佛老者佛老之罪人也堯舜禹湯文武氏作必取而禁之不息則必誅之今使其徒但明而心見而性鍊而神養而生守其師說不以亂民則固山澤枯槁自好之匹夫耳若務光許由之徒何山不容吾又何以多言爲哉故璘之意曰佛老非遽可誅者也其妄者可誅也去其妄則其說自微微則息之不難也

富生篇

三代之後天下戚戚然入於貧也將何所極乎數口之家少長待傭而後食壯夫鬻子以供官

稅盜者窺銖兩之利奔其首領四五月之間新穀未升雖非凶年羸者枵腹而乞于市嗚呼斯民也聖帝明王之所與共康樂者也而孰使至於此極乎吾行且半天下矣凡農民免乎此者一市之中無十室焉一國之中無百室焉外是則勢家富族豪賈遊士高壙若城郭廣堂若公府輕車肥馬漿酒藿肉田不稽畝身不踰戶限貨利罔之四方奴婢累跡擊鍾而食子弟既扣哺不辨菽麥吾然後知斯民之窮皆若徒者爲之蠹也抑又有大者焉凡吏于其土者率貨視

其下且暮之所思公私之所求耽耽然睨其室中之藏若鳥鳶之攫肉必獲乃已至天子之寵臣則名徵而禍剽之吮其髓且椎其髓不至拾糜滅不止也其所以奉其身體養其子弟妻妾者又什百於前之所䟽者焉嗚呼天地固不加大於古也五穀之生五材之用古之人以均布其民而惠養之今之人恣民之奸而不之禁柰之何不貧且盜也嘗觀孟子論三代之治必曰井田之法一夫授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五十者始衣帛七十者始食肉又曰諸侯之取於民

猶禦也教之不改則誅之夫家無侈業民無厚
養取民者抵盜刑蓋古之制也古今異宜通其
宜不失其本豈非善治天下者哉由孟子之言
觀之過制無禁賊賊無誅雖百堯舜治民不可
使富也

本法篇

嘗讀莊生之書貴黃帝而賤三王謂民性之僞
自法令始故著馬蹄諸篇以咎之嗚呼莊生靜
者也果惡夫世之擾擾者則亦取管仲商鞅之
書火之足矣何至舉仁義衡斗而槌提之乎將

寓言以反世則失言也若由乎其衷則妄且愚
昔者夏禹見罪人而泣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
之心爲心寡人之民各自以其心爲心夫有罪
而加刑禹方哀其弗靜又豈好立法以亂之乎
勢不得已也夫情與僞並生者也猶晝夜然先
王因民之昏於夜也故燎而燭之使夜之明猶
夫晝然耳先生豈樂於燭燎之煩也哉今而曰
三代之法不如洪荒之無事是知咎明燎於夜
而不知夜之必用夫燎也由今觀之長短亂而
後度生焉輕重亂而後權生焉權度立而猶有

奸於長短輕重之則者然後議刑辟以威之而天下不敢大亂此三代聖人之功也夫天下之生久矣三皇之世渾如也三皇同之而不離五帝之世醇如也五帝順之而不擾三王之世辨如也三王齊之而不亂是故民之情猶水也流而不已必濫故三王爲之防焉法令者民之防也考之春秋君臣往來辭命必舉先王之法以繩之是以五霸樹功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諸侯之小臣也孔子尤賴其功禹湯文武周公之數聖人之法而莊子猶譏

之豈不大可哀邪或曰莊子忘天下者也故其言僻使莊子果忘天下焉無惑乎不知禹湯文武周公之心矣

學益篇

大哉君子之善正身以植體安民以廣用如斯而已矣二者莫要於明道道明然後行立行立然後政行故君子必務學夫聖人之言海也萬珍萃焉往古之行事路也廣狹邪正之迹昭昭焉泳海而窺其藏故小物不能動也睹諸路而別其岐故道言不能惑也故天下之言學者經

史而已矣若稗官小史之書與末世之詞賦吾
以爲說鈴云耳奚其學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孔子曰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夫
既聖矣何慕乎先王抑聞之師曰往事之興不
可稽數也其悖謬滅也偏舉者時廢也試於累
世傳於人人乃其至當至當者也百千之中存
其一二焉雖聖人復起不能加之矣豈易易然
謂古昔云爾哉世儒涉道淺迫負小識詭時好
業師說背道真憤憤焉興議而改制曰自我作
始孰曰非聖故商鞅立教李斯焚書葉弘羊興

利王安石變法昧非自任使先王之道掃迹於
天下縉紳大夫哽咽而無所發聲也嗚呼子產
博物厲鬼乃息雋不疑明春秋黃帽就誅不究
大義不詳古始而欲協物理厭人心難矣哉

近民篇

安民之道二一曰定法制二曰敦教化法制曷
歸乎曰衣食教化曷歸乎曰孝弟其政莫良於
簡莫不良於繁繁則郊野之民纍纍然填官府
蹙蹙然爲道路奴雖有惠將安享之故肴羞醇
酎天下之美味也號于人曰百拜而賜一啜則

人皆反面而走古者政繁莫如秦商鞅佐孝公
法令猥細逮于棄灰天下視之如牛毛蝟刺不
能指數至李斯佐始皇囚又加密腹誹偶語與
大逆等死小民舉足觸法遂逃死而畔秦故漢
高帝吐空言定三章之約自匹夫五年而爲天
子衆心翹也古今不相遠即秦事觀之凡民之
心樂簡易而惡煩苛雖百世可知也今之爲民
牧者率好繁其令匪以干利則以干名以干利
者賈販耳以干名者是驅赤子而獵虛聲也亦
獨何心哉吾覽前代之政於漢高文之際有取

焉其舉於民曰力田曰孝弟特先諸條夫爵祿
者導善之旌也導民以歸實王道其有興乎厥
後黃霸爲相設三條課郡縣張敞詆之曰長僞
是可謂知治民者矣或曰率子之言其廢矣乎
曰政有厚衣食勸孝弟者斯行之矣是興也烏
乎廢曰妨于簡曰察民有不便者輒去之則日
簡矣政簡而民不樂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也

勗廉篇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賢人之道可仰而
遵之也余讀史記至公儀子休去織婦拔園葵

未嘗不垂涕焉夫葵地毛織女工所自勞作也其究乃妨民之利而非真奪其貨也君子且猶惡之况盜者哉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非以干祿也人君之祿士取諸民以給養也非以為富也既取以為養又從而培之非盜也乎上逸下勞上富下貧勢也天所不能平姑假焉以安之故上不能安下謂不當天心乃又逸其逸勞其勞富其富貧其貧已且盤游而婦子敖以溢焉民且勤動而婦子悲號以死焉以是而求免於鬼責也不亦難乎王制班爵祿下士可食五人

其上寢廣不過其祭祀聘饗之禮而已故曰祿是以代其耕也後世之仕者具曰爵祿分也又標而奪之以為常富其身不足且思及其子孫嗚呼是亦奪諸其民之子孫者以有之也能無哀乎弗思甚耳晏嬰相齊豚肩不膾狐裘不易給士之貧者七十嬰孫叔敖聽楚國之政楚之賢者悉貴死之日其子行薪於市茲二賢者學士大夫猶然小之而其行事卓犖如此太史公曰晏嬰若在吾為之執鞭意有所切激然也諺曰虎易戡克已難學者猶不足廉謹何必道周

孔哉

定志篇

道有仁義質有陰陽致曲成章德乃可立故因資而追琢者易成器也立範而陶鎔者不失其形容也觀古人之成德有由來矣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者伯夷也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者柳下惠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質有所近抱一而終窮達不能入其心死生不能易其操名譽之成猶白之謂白皂之謂皂苟有目者莫不別色而舉號焉其致素定也故推婺女於伯

夷之門則怒矣側冠倒裳於下惠之側則漠矣所操殊致安得不異施乎世之學者不通大方不程已力游意汗漫無所專執語人曰吾孔子之徒也無可無不可吾誰欺欺天乎夫梓匠輪輿其藝均也其斧斤之器斲削之法均也其攻于木又均也不專一師不守一法終其身不可以稱工况君子之行乎夫孔子之弟子皆學于孔子也自顏淵以至子夏之徒皆大賢也論語乃列爲四科若金玉珠貝之寶不相假名苟無其象門人安所區別乎由是觀之大道無方聖

人無名中賢以下定志不早執德不一汎汎然
搖惑滅沒而無所附著譬之草木其猶飄蓬也
夫

別謙篇

謙何生乎曰道不可究功不可全衆人不可兼
君子競競焉耻其不足也是以謙生焉是故堯
舜古之有道人也以堯爲父而丹朱傲以舜爲
子而瞽瞍頑是不得爲慈父孝子也道烏乎究
禹稷古之有功人也禹平水土視天下不能無
溺也稷播百穀視天下不能無餒也功烏乎全

仲尼古之神聖人也禮不如聃樂不如襄稼不
如老農圃不如老圃人烏乎兼由是言之五聖
人者勗其所遺憂其所短退退然以下於人而
猶恐諸人之予棄尚何矜之有哉今之爲謙者
異於是釣名以從學飾貌以親賢事君不以心
報國不以力所求乎身者旣僞矣彼且柔口偃
躬繁儀下節舉凡人之行無大小是非一切遜
避其後曰我將爲謙若是者何與其心曰人道
惡盈而好謙吾謙焉福斯集之矣弗謙則禍嗚
呼挾大僞以要福是取聖人之道而重爲罔也

凶於傲德甚矣何福之能幾書曰象恭洎天此之謂也

內治篇

家之義大矣哉君子修倫理易風俗莫大乎齊家夫家道久則衆衆則異異則離異者家之害也故君子必和其情弗以正雖僮僕不可使也弗以厚雖子弟不可調也正則衆議服厚則衆心親正也者修身之謂也厚也者其要慈孝恭順其次勿爭利其次勿爭言薛包兄弟分財田廬取荒頓者奴婢取老且病者勿爭利之謂也

張公藝九世同居明皇問其故乃書忍字百餘以對勿爭言之謂也信能行此二者則羣志一矣羣志一則家道和家道和則禮義生由是制爲丞嘗薦獻之儀使之知有孝也唯諾坐立之分使之知有敬也慶祝宴飲之會使之知有親也冠昏餽享之度使之知有節也如此則恩義篤禮教彰鄉人莫不慕之矣鄉人慕之而風俗不興者未之有也不能齊其家者有五蔽厚私養惑婦言遂已性棄衆愚溺子愛是之謂衆怒有一焉必離二則怨三則仇四則戕五相滅也

夫家人親也吾祖考一體也猶腑臟相附而保其命或至於戕且滅謂致自我可不畏乎哉可不畏乎哉

治原篇

夫國家之正由君體也功崇化流大臣端也三代之治匪專君聖莫不有誠臣焉誠臣者太平之基百福之門也善哉我孝宗之御天下冲泊寡欲隆意遵聖不玩異物不狎佞人恤小善敬大賢海內又安十有八年民無愁嘆士無怫鬱升遐之日婦子相對而泣于室豈不謂至德

哉然亦由誠臣焉敷理弘化不可誣也冢宰三原王公怨來輔大始心在王室興事以利而不思其禍用人以賢而不私其親身退且沒賢者繼興是以遺海內以大順也大哉誠臣之功在德不在才在遠不在邇在實不在名故矜小智則典章紊私昵親則賢才沮玩細藝則道德踈喜新功則浮躁進務苟容則國體卑執偏議則民病急樂諛言則過罔聞崇虛行則士習薄此八者人臣之癰疽國家之水火也其微也猶弗之覺徇而極焉舉以召亂而喪邦比之奸邪貪

黷本爲可懼以其忽之也

鄉正篇

諺曰近朱恒赤近墨恒黑信斯言也質亦從化
遷哉夫鄉黨之間言語異音衣服異製則不可
以居然則耳目之所由習性情之所由安邪正
繫之矣孟子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絲駒
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州祀梁之妻善哭其
夫而變國俗鄉黨之化人深矣哉孟子幼習遷
于埋鬻曾子之行不踐勝母俗尚之汙人賢者
且猶惡之况吾徒乎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尤

朗冲夷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厭凡
鄙得天地之靈懿焉其敝也乃或樂虛淫習侈
豫無麻衣蟋蟀之風士綠以喪節也時有哲人
抗志獨立風我後進用是表而列之示矜式焉
大宗伯董公車擇地而臨擇言而言吐辭濡翰
必軌其方慎哉愿乎叅議王公事君以忠行
已以義亢而不徇困而彌貞矯矯乎疆毅君子
矣太僕李公應讀氣直行廉義有不合一介不
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人文翰之精譬諸鉅
戟利劍掉以淮陰之雄其鋒莫當矣其介且有

文者乎通判陳公綱愷悌宜民死無餘藏而故
民懷思冉冉有桐鄉之風蓋古之遺愛也自餘
鉅公大卿英名駿業珪璋家國雖吾鄉風氣之
所優非吾叙列之意云爾

與隱篇

夫君子之道遠則雨沛窮則淵渟雨沛者廣澤
也淵渟者潔而已矣君子奚取於自潔哉時不
可得也伊尹居莘太公居渭濱遭二代之季也
及其遇湯文則沛然矣孔子說七十君而不煩
孟子以湯武之道說齊梁之君不謂其不肖責

行道也志不可達於君澤不可加於民道不可
直於身則愜然退藏修其說以教後世何必吾
身行之哉乃若詭道以求合借交而立功襲陋
承汗無益於盛衰休戚之數是干視而已矣此
枉尋直尺孟子之所以哀通人也韓愈氏栖栖
然曰畏天命悲人窮至三上宰相書而猶曰非
枉烏乎以爲枉哉溺也近時有陳獻章者隱君
子也吾有取焉論議不詭於道行誼不詭於人
其辭仕也以養親爲解其教人也以存心養性
爲法故嶺南之士化之有孝弟之行恬淡之風

焉其愈於徒仕者多矣故道可大施則貴仕志
有小屈則崇隱倖功者非仕之真希名者非隱
之情君子有守道之仁審時之義是故無終身
之譏也

敘志篇

敘曰人極廣博根柢大正馴履聖奧慎始厥塗
譏尊道第一皇皇聖哲黔首是植棄衆罔恤虞
弗帝衷譏富生第二正行繩愆率軌于法厥綱
或弛人道乃隳譏本法第三罔聖棄訓群視其
蒙舉武弗忒允鑒先迹譏學益第四四序舒慘

厥機潛施約法弗煩民乃樂生譏近民第五頽
季媮漓豐已瘠民弗鑿古廉疇燭厥咎譏勛廉
第六大道紛紜致一乃疑譬彼射天視的命中
譏定志第七大人無我既有弗有習僞誣天祗
喪厥初譏別謙第八睦爾服親萬化伊始易象
風火慎厥幾微譏內治第九巖巖端揆輔帝幹
樞股肱或傾國步斯感譏治原第十宓生資魯
厥由造賢擇善靡詳爰懼胥溺撰鄉正第十一
樹德旣隆厥施洋洋鬱而弗宣鄉晦遠辱譏與
隱第十二愍予瞽言聿懷殷憂爰申厥旨庶喻

同好譔叙志第十三

近言終

易出題
氏文房

寓意編

吳人都 穆父

李少卿貞伯藏懷素酒狂帖後有楊凝式鑒定
王晉卿跋山谷題名是光福士人家物非真
跡

睢陽五老圖在崑山朱氏朱蓋五老之一兵部
郎中貫之後御史天昭出以示予圖有錢明
逸序歐陽公司馬公而下詩皆不存今存唯
南宋及元人題跋

常熟劉以則家藏有小李將軍落照圖宋秘府

物舊藏於崑山道士黃玄微永樂初人有疾
玄微者告其收買王子澄書畫幾至不測為
此圖也後劉氏購得之

以則藏又有釋夢休風竹圖六字宋徽宗御書有內府

圖書印趙雍題名

張長史宛陵帖李西臺蘇才翁跋江陰卞氏物
非真跡

沈文啓南藏 胡繁番騎圖 郭忠恕雪霽江

行圖上有徽宗御書雪霽江行圖郭中恕真

跡十字 謝康樂半身像碧玉冠 藍衣 蘇滄浪

蔡端明蘇文忠文定山谷海岳諸賢遺墨

一冊 宋人摹周文距宮中圖一卷有紹興

間張澹巖跋 山谷書老杜律詩二首大字真

土文正秦淮海米海岳樓攻媿楊慈湖諸

賢手帖一卷 蘇文忠前後赤壁賦李龍眠

作圖隸字書旁汪云是海岳筆共八節唯前

賦不完 龍眠畫女孝經四章每章亦龍眠

書 林和靖與僧二帖 蔡端明自書絕句

詩 海岳自書詞一卷 李忠定張忠獻趙

忠簡呂忠穆李莊簡五公手札一卷 蔡蘇

黃米真跡一卷 張忠獻父子與虞丞相劄

子 山谷書馬伏波廟詩一卷山谷自有跋

趙子印臨伏生授書圖鄧侍郎程雪樓

徐子方盧疎齋諸公詩

嘉興王廷槐藏張長史春草帖云春草青青千

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不

寄雲間一紙書白麻紙真迹嘗入宋秘府宋

元人題名并跋甚多

趙子昂秋江待渡圖

青綠長幅旁細書官銜云為叔

固公摹

李叔固也

上有張白雨詩常熟陳原錫家

物後丹客得之以售郡人沙生今二十五千

歸洞庭人家

宋陳居中蘇李泣別圖 居中番馬圖 李迪

猿三軸皆南京人家藏

湯叔雅霜入千林圖一卷

前梅後蘭

在皇甫氏叔雅

自題其後云予作此圖七載而就所謂能事

不受相從迫也

崑山黃應龍藏

吳傳朋游絲書

宋高宗賜

岳武穆手詔

近彼人竊

金顯宗雨竹上有張疇

齋跋

城西張氏藏鍾元常薦焦季直表上有畫錦堂
米芾賈似道等印元人跋云是宋僧存此山
物又薛紹彭四帖元張伯雨藏趙松雪金蓀
壁跋後伯雨歸倪雲林二物今在石田翁家
李少卿近跋鍾書定爲真迹予不敢以爲然
也

宋迪瀟湘八景圖一卷每幅有印文曰雲谷寓
物 宋徽宗畫猫上書云賜貫有御印蓋徽
宗畫以賜童貫者 東坡笠屐圖軸已上三
畫雍熙寺僧藏秘不以示人予嘗讀書寺中

屢懇於僧故獲見之

宜興尹氏藏褚模禊帖中縫折處鈐墨寶小印
後有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蘇易簡詩云
有若象夫子尚與闕里門虎賁狀蔡邕猶傍
文舉尊昭陵自一閱真迹不復存予今獲此
本亦可比璵璠復有范文正蔡君謨裴煜馮
當世跋富鄭公梅都官呂汲公蘇氏兄弟米
海岳諸公題名小米鑒定此卷後歸陳祭酒
緝熙祭酒沒燬於火

朱性父藏老米臨黃庭經今歸石田翁虞丞相

允文手帖今歸黃應龍又有虞文靖公楷書
金剛經一卷

寧波人謝某藏文丞相書其遠祖敬齋先生論
蘇章事并丞相跋字約千餘字稱後學文天
祥書无印章後有王伯厚題語

吳江史文明古藏 唐趙模集晉字千文 褚

河南書文皇哀冊文硬黃紙米友仁鑒定

歐陽率更夢奠帖行疑是臨本元郭昇天錫

藏後入楊東里家郭楊皆有跋 陸晁昭君

圖 僧巨然山水大 蔡端明八帖洪興祖

范大年跋胡理等題名 韓熙載夜宴圖

宋賢諸帖一卷李西臺周益公胡邦衡文文

山而下九十八人 李龍眠九歌圖一卷

王佚老二帖大字 宋人畫文姬歸漢圖

朱文公與六十郎帖行 貢尚書楊鐵厓跋

宋孝宗賜虞丞相手詔 趙千里福祿壽三

星圖齋 千里春江待渡圖齋 郭熙祝壽

一望松圖齋 趙子固書梅竹詩三首趙子

真葉士則董楷跋 陳居中五馬圖 元張

師道書木蘭花慢詞一卷後元人題識 錢

舜舉垂絲海棠又班姬題扇圖舜舉皆賦詩
其上 子印臨大令帖并自書詩一卷 子
印書歸去來詞一卷 鮮于伯幾自書詩文
一卷楷有鄧文肅龔子敬跋 子印人馬圖
自有跋并元人詩跋 温日觀葡萄 黃大
癡溪山圖有王國器詞倪雲林跋 子印秋
江烟靄圖 吳仲圭擬范寬雪峯蕭寺圖長
周伯温書四體千文一卷前畫伯温小像
門人蔣冕侍立旁有自贊蓋周公書以貽冕
者冕吾郡人亦精篆書

史文復有薛尚功摹鍾鼎款識真迹二十卷後
題云嘉熙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十一日外
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岳拜觀於世
四叔外翁書室後二十年并陽周密得之外
舅沫齋書房趙孟頫鑒定白野不華周伯琦
題名張伯雨柯九思跋此帖舊為吾鄉沈雄
仲藏雄仲名洪元巨室號萬三之後善草隸
書老而貧故史氏得之成化戊申予館授史
氏九月其家火作書畫多付煨燼唯此帖及
歐褚趙模書數卷獨存豈奇寶鬼神固衛之

邪

東坡謝陳后山惠巾詩一首上有大方印曰趙郡蘇氏江陰薛堯卿藏

文潞公半身像 周元公半身像 文文山半

身像上有吳孟思篆書文山自贊 倪雲林

小像坐牀上馮几左一童子奉朱拂右侍姬

提盥頰之器 已上四像觀於濂溪坊周氏

南京梁中書藏陸宣公書陸士衡文賦小字子

不曾見

劉愈憲廷美藏僧巨然赤壁雪景會琴二圖有

金趙間間諸人詩又高克明山水一卷宋秘

府物今皆歸沈氏蓋愈憲長子石翁之姊夫

也

鄭所南墨蘭自題詩云一國之香一國之殤懷

彼懷王於楚有光所南宋太學生而不仕元

其畫蘭獨不畫土人問其故答曰土為番人

奪去近朱堯民陪予觀於夏侯橋沈氏堯民

云是韓蒙菴家物

松江人携示陸放翁自書詩一卷大字詩凡七

首今見其集中字畫遒勁山陰杜思永跋

馬主事抑之藏顏魯公爭坐位帖上有賈似道
印在元入袁文清公家公跋云坐位帖真蹟
在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
安氏石本未盡筆法因再摹刻安氏分析坐
位帖迺剖爲二此帖至僕射指下平分爲兩
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蘇公見安師文時帖
尚全嘗手搨數十本書遂大進餘嘗得坡公
搨本无毫髮失真米襄陽少年亦嘗臨之此
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於子印子印
以重資得之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

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至治
二年秋七月楠記後復書云子歸真後蘇木
付瓘米本付瑾以免安氏兄弟之誚按米氏
書史云爭坐位帖在顏最爲傑思年少時臨
一本不復記知所在後二十年謝景温尹京
云大豪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析八百千
衆乃許取視之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
氣甚有如予書者面諭之乃云家世收久不
以公言爲然觀袁跋及書史此帖其真是邪
揚補之自書詠梅柳梢青詞十首補之門人徐

禹功畫梅趙子固跋并元人詩跋共一卷袁
泰戒卿新收云宜興僧寺物也

崑山項方伯家有朱文公李泰發二帖泰發名
光宋參知政事卒謚莊簡後人跋其帖見有
光字遂以為司馬公筆可發一笑

史丈新收顏魯公劉中使帖凡四十一字行白
湛淵鮮于樞田師孟跋是嘉興物

盧廷璧藏 小李將軍踏錦圖長幅上有 范

寬臨落照圖水 文與可墨竹三幅縮攢上
有大方印曰文同與可 米元暉湖山煙雨

圖一卷有元暉自題黃松瀑戴九靈詩跋今

歸袁戒卿 金玉黃華書絕句詩一卷詩九

七首大字 行 廷璧嗜茶成癖號茶菴嘗蓄元

僧詎可庭茶具十事時具衣冠拜之

杭州董氏藏龍眠西園雅集圖一卷着色又一好

事家藏馬遠畫宋南薰殿屏幃淺色皆許國用

說蓋國用亦杭人親見之也

表背孫生家有人寄賣三官像三軸每軸下有

大方印曰姑蘇曹迪孫生嘗求鑒石田翁翁

云是李嵩筆曹氏蓋收藏者又元初人臨闔

立本水月觀音像一軸上有馮海粟詩跋與
三官像皆索賈太高經年不售

老米朱樂園墓表一卷非真迹是劉以則家物
今在吳江張氏

王醫士家藏其遠祖唐水部郎中榮宋著作先
生蘋畫像著作程門高弟也

又藏老米苕溪春曉圖燕穆之楚江秋曉圖皆
妙

宋黃巖叟李樂菴梁克家趙令時范石湖李泰
發諸賢手帖一冊劉愈憲家藏

山谷書漢陰真君詩一卷馬主事家物谷有跋
云中州丰都山僊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
四年人書陰真君詩三章予同年許少張以
為真漢人文章也偶得佳紙為鈔此詩與王
瀘州之季子紹聖四年四月丙午黔中禪月
樓中書

海鹽張黃門靜之藏顏魯公祭姪文果卿史文
親見為予說

黃大癡天池石壁圖真本在陳處士孟賢家上
有柳道傳詩下錢翼之收藏印又王叔明岱

宗密雪圖亦在陳氏近二十千歸嘉興姚御
史已遭回祿

陳唯允僊山圖青錄有倪雲林跋相傳唯允畫以
壽潘左丞者左丞張士誠姊婿唯允時爲張
氏參謀且左丞客也又唯允溪山秋霽圖一
卷后元人詩跋甚多皆陳氏藏蓋孟賢唯允
諸孫云

遼東蕭黃門文明藏宋錢文僖鄒忠公任伯雨
而下二十一帖

李少卿嘗爲郎中奉使湖湘道過江西於石亭

寺僧處得山谷草書一卷後有谷真字跋紙
墨如新予平生閱黃書頗多此其最也

張伯雨自書詩五十五首後人表爲二冊題跋
一冊楊廉夫而下共十五人常熟劉氏物今
歸素戒卿

宋人雙鉤唐摹本蘭亭有鄭氏寶藏漢中趙氏
印朱堯民藏今屬他姓

小米山水橫幅在陳湖陳大理家上題云霄壤
千千萬萬山東南勝地熟躋攀古人作語詠
不得我寓無聲縑楮間紹興己未除守瑯琊

待次平江寓居大姚邨妹家戲作城中沈氏
嘗有大姚江圖亦小米筆成化壬寅為中官
取去按米氏襄陽人而宋史以為吳人觀海
岳撰樂圃墓表云予昔居郡與先生遊今觀
畫跋則米老父子皆嘗居吳故其女嫁大姚
其實非吳產也

江貫道百牛圖一卷上有虞伯生鄧文原仇遠
諸公題跋昔曾見鄧蔚山寺中今為陽山顧
大有家藏

賣畫孫生持示元李雪菴絹書唐人絕句詩四

軸真字大可數寸學顏魯公惜無神氣

宜興徐閣老藏東坡乞居常州奏狀惜謝采伯

跋徐公嘗以季少卿所藏楚頌帖與此帖共
摹刻石

王叔明摹王維劍閣圖小幅甚佳在張太守起韶家

李少卿有文與可畫竹上坡翁詩一律後元人
跋

宋陳亞之自書詩一卷亞之后司馬公蘇氏兄
弟跋王廷槐藏

侍郎吳公原博藏 唐林藻深慰帖宋秘府物

五代胡環蕃族圖 南唐周文矩詩意圖
宋許道寧溪山風雨圖 宋人畫聚禽圖
后有紹興小印 宋人畫德星圖后有朱子
門人胡泳跋宋末藏周公謹家 宋錢舜舉
秋岩行旅圖 元趙子俊蕭翼撫蘭亭圖
無錫鄒氏藏許道寧秋山晴靄圖元柯九思家
物

李後主重屏圖後有宋人書白樂天及荆公詩
元滕玉霄詞楊儀部藏楊致仕回問之則已
贈京師人矣

懷素草書千文一冊顧少叅崇善藏云得之河
南民家

江陰葛維善藏趙千里明皇幸蜀圖小幅 易
元吉猿

五代楊凝式書神仙起居法草字真跡小米鑒定上
有永興軍節度使印及賈丞相悅生圖書郡
人王氏藏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黃素小楷宋元名人題識甚多
世謂首陽之節韓子之文與文正之書同為
三絕范氏子孫嘗模以刻石真跡今藏義莊

松江曹涇楊氏藏 唐韓幹神駿圖 南唐王

齊翰勘書圖上有李後主建業文房之印宋

徽宗御題及眉山兩蘇王晉卿跋 蔡蘇王

米真跡一卷 宋徽宗翎毛寫書圖 橫卷長一丈

宋陸放翁自書詩一卷 宋夏圭千岩競

秀圖 元錢舜舉竹溪六逸圖 元趙子印

素安臥雪圖

郡城湯氏藏南唐董源風雨出鰲龍圖宋秘府

物嘗入賈丞相家 宋李嵩龍宮海藏圖

歐陽公寄蘇子美詩真跡姚少師嘗為僧洪武

中住北平慶壽寺得此帖於戊卒家少師自
有跋今藏於其孫廷用

予家自高祖南山翁以來好蓄名畫聞之家君

云妙品有吳道子魚籃觀音像王摩詰網川

圖范寬素安卧雪圖惜今不存予近所收有

唐人畫牛圖滕玉霄白廷玉詩 李升畫楊

通老移居圖 龍眠畫君臣故實八事虞伯

生跋 馬興祖胡人擊毬圖又胡人雪獵圖

馬遠折枝溜花梔子 小 李唐春江不老

圖 小 上有雙龍瓢印 王珣蘆鴈 宋人畫

福星圖皆往往為好事者所得不留意也

陽山顧氏
刻梓家塾

寓意編終



